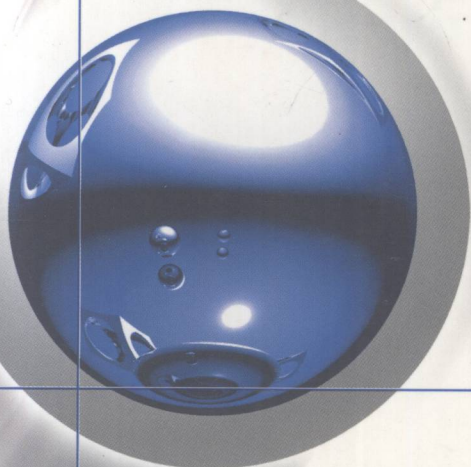


人類大未來

Wie wir leben werden



歐洲未來學研究大師霍克斯用半小說、半論述的特殊體例，分析未來人類生活的發展趨勢。作者將兩個在2000年出生的孩子當作全書發展主軸，以他們一生的故事作為藍本，穿插未來學的分析研究，分別探討從2000年到2080年，人類在出生、學習、工作、政治、宗教等面向的發展趨勢。

馬蒂亞斯·霍克斯 Matthias Horx／著
吳信如／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

G303
20115

港台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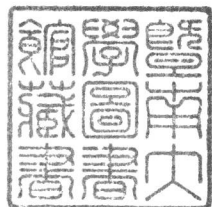
O P E N

1 / 5 2

人類大未來

WIE WIR LEBEN WERDEN

馬蒂亞斯・霍克斯
Matthias Horx / 著
吳信如 / 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

OPEN 1/52

人類大未來

作者◆馬蒂亞斯·霍克斯

譯者◆吳信如

發行人◆王學哲

總編輯◆方鵬程

責任編輯◆許景理

美術設計◆吳郁婷

出版發行：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02)2371-3712

讀者服務專線：0800056196

郵撥：0000165-1

網路書店：www.cptw.com.tw

E-mail：ecptw@cptw.com.tw

網址：www.cptw.com.tw

Wie wir leben werden by Matthias Horx

Copyright © 2005 by Matthias Horx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ampus Verlag GmbH

through jia-xi books co., ltd.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7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

初版一刷：2007 年 7 月

定價：新台幣 380 元



ISBN 978-957-05-2184-9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OPEN 是一種人本的寬厚。

OPEN 是一種自由的開闊。

OPEN 是一種平等的容納。

前言

卡桑德拉、哲學家波普、賀爾嘉、柯斯摩與我

預言家雖稱之預言家，卻無法預知未來。沒有人辦得到，也不該有人提出這種要求。預言家能做的只是用他們自己的方式說出事實。他們可以指出國王沒有穿衣服，他們可以警告危險的發生，最主要的是，他們可以提出解決目前困境的方法，並激發我們面對挑戰的精神。

——韓第（Charles Handy）

未來是怎麼形成的？

想像一下我們正在一個大房間裡，四面牆壁的影像卻逐漸消失。接著，就像我們在舞台劇開演時的習慣一樣，燈光也慢慢暗下來，觀眾懶洋洋地蜷縮在座位上引頸期盼戲劇開始。清嗓的咳嗽聲在劇院中響起。舞台上放著一張桌子，這張老舊的大桌子上，有紅酒的印漬與孩子雕刻彩繪的痕跡，桌子中間擺著一把老式的茶壺。

這是歷史之桌。

舞台左邊的門打開了，卡桑德拉¹走了進來，雖然她通常都是以男裝打扮出現，此時卻打扮得像個呆板保守的女強人，有點像前美國第一夫人希拉蕊·柯林頓或德國女性運動領袖愛麗斯·史瓦澤（Alice Schwarzer），穿著黑色套裝，平底灰色的鞋子，稍微染紅的頭髮。

她用指責的眼光看著這些手裡揉著糖果紙的不安觀眾。

我們對卡桑德拉都很熟了，她瞭解未來的事物。不管如何，人類都會敗在自己的愚蠢、不成熟、傲慢、貪婪、錯誤想法、瘋狂、淫蕩與內心的腐敗。人類將把自己啃蝕至死（胖子不是越來越多嗎？）。他們將用賀爾蒙毒殺自己，並讓自己變成不孕者。我們將毀滅在恐怖主義、孩童受虐、全球暖化的災難中，我們將失去辛苦存下來的血汗錢，我們的富裕也將葬送在癌症與破產中。這是卡桑德拉的保證。

事實上，卡桑德拉只懂一句話，那就是黑色咒文，而且不斷地複誦著。我們在報紙上、電視上、厚重的書中、電影或陰沈的

¹ 譯註：Kassandra，希臘神話中的女預言家，她能十分精準的預測未來，但卻因拒絕阿波羅的求愛而被詛咒，以致於她的預言雖非常準確，卻始終不為人所相信。

音樂中、甚至在朋友聚會、學術會議或上百萬個脫口秀中都可以聽到她的論調：

「這個世界糟到快要毀滅了！」

當然，我們也都知道世界終究會敗壞毀滅，我們都會犯錯，人生苦短，最後將化為微小的分子。但是，卡桑德拉把這些觀點附加了一個新的意涵，她從中製造出自己的勝利。她導演一齣戲劇，而這齣戲劇完全為了她自己。

當她還小的時候，在一次睡夢中，許多蛇爬到她身邊，舔了她的耳朵。因此，她後來成了阿波羅的女祭司，而愛上了她的阿波羅承諾她要給她更多智慧，只求卡桑德拉也能愛上自己。卡桑德拉一開始假裝接受阿波羅的無理要求，但後來拒絕跟他在一起。

法國哲學家培根（1561-1626）談到卡桑德拉的背叛時說：「卡桑德拉背叛了我們，因為她奪走了希望。她知道一切，也瞭解所有的災禍，但卻沒有指出任何後果。她唯有指出一件事，那就是：『我們自己太愚蠢了。』」

人類面對命運時，沒有發出任何聲音。

卡桑德拉短短地嘆了一口氣後，坐在我們「歷史之桌」的左邊位置。她站起來拿餅乾和咖啡壺，也沒有問過任何人是否同意，就用金色雕花的打火機點了一根香菸。這是一張老桌子，令人印象深刻，木頭有許多古代的刻痕，似乎在等待著即將發生的事情。

我們該讓誰坐在這位強勢的古代女主角對面呢？通常在一般談話性節目中，卡桑德拉應該是坐在主持人旁邊一張紅色沙發上（主持人會說：「卡桑德拉小姐，妳認為世界末日將在……」）。

從布幕另一邊的門走出來一個瘦高、像是正在苦修中的男士，他可能是五十歲或七十歲。他銳利的雙眼馬上就引起大家的注意。他輪廓清晰的鼻樑、細緻且有點女性化的嘴唇，看起來有點嘲諷世人的意味。他穿著不甚昂貴的古典服裝，只有行家才懂得讚賞

這身裝扮（充滿古早味的藝術風格），然後提著一個類似醫師包的資料袋。

我現在要稱他為波普博士。因為他跟卡爾·波普爵士²有些相像，不過不是完全相同的人。（他也有很多尤斯提諾夫爵士、邱吉爾首相和伍迪艾倫的特質）

波普爵士最重要的作品就是《開放社會及其敵人》，這是一本完成於二十世紀最黑暗時期的著作。一九三九年歐洲爆發世界大戰，許多歐陸知識份子面對納粹惡行散逃到世界各地時，波普爵士在混亂世界的另一端紐西蘭，寫下了這本充滿不屈不撓意志的作品。他絕不是天真或無知，他知道邪惡的存在。

當波普博士猶豫地站在桌子的另一端，不知道該把他的手和資料袋放在哪裡時，他輕聲地說著：「所有的生命都可以解決問題。」「人們並不笨，他們是有學習能力的動物，所以，原則上應該都具備面對未來的天賦。」

卡桑德拉並沒有看著他，她的目光還是正視著觀眾，「我們已經解決數十萬年人類歷史中的哪些問題呢？想想持續上升的世界人口總數，許多新的傳染病不斷出現，愛滋病、飢餓、戰爭，充斥全球！」

「嗯，」波普博士禮貌地反駁：「我們已經不止一次失去人性了。人類是被災難型塑出來的，也是透過災難產生的。但是，人類也有能力去適應。為什麼世界末日就剛好會在這個世紀降臨呢？」

「你昨天有看電視嗎？」

波普博士依然站著，用手指在桌上畫出一道痕跡，似乎有點失神的樣子。「現代社會已經不是聖潔的世界了，這正是它的本

² 譯註：Sir. Karl Popper，著名作品：《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質。」波普博士終於開口。

卡桑德拉把兩隻腳舒服地放在旁邊的椅子上，然後開始朗誦：「以自由之名，我們擺脫了過去的枷鎖，包括家庭、身世背景、工作與國家！所謂的全球化就只是摧毀所有人類之間的關連性而已！」

這時候，舞台上的燈光有一些變化。聚光燈逐漸變暗，卡桑德拉與波普博士各自僵在座位上。「未來，」波普還在喃喃自語：「未來是不可能被預言的，就算是負面預言也一樣……」

聚光燈又亮了起來，照在另外兩扇還沒有打開的門，這兩扇門是在舞台的上方，各有一道樓梯通到舞台上。首先，柯斯摩從其中一扇門走了出來，頭髮散亂如稻草，我們第一眼見到他時，覺得他變得好老。

柯斯摩³是七〇年代令所有學生難忘的好朋友。我們這些在一九七三年參加大學入學考試的那一代，就非常崇拜他，雖然並不是百分之百的當真啦！柯斯摩是一個討人喜歡、不修邊幅、常常幸災樂禍奸笑的傢伙，還經常把指甲咬到流血，二年級時還留級一次。柯斯摩是以無邊無際、超出一切經驗、末世論的觀點來看待未來。

柯斯摩是一個早期極端相信高科技主義者。柯斯摩認為，人類的腦馬上就會全部存入電腦中，每個人不久之後都可以做太空旅行，家可以完全自動化，機器人可以像廣告模特兒一樣。時間旅行又有什麼不可能呢。他很早就瞭解虛擬空間與虛擬性愛，甚至比這兩個名詞的發明更早。

柯斯摩的房間是在一棟小房子的地下室，他跟單親媽媽住在一起，這間房間根本就像垃圾堆一樣亂，堆滿了又髒又臭的地毯、水管、廢棄的太空船模型以及舊書。房間的味道聞起來又酸又臭，

³ 譯註：Kosmo，70年代德國小孩家喻戶曉的故事人物。

柯斯摩的煙癮很大，他常想著：「反正有一天我就一定會得到新的肺。」他完全不在乎房間的髒亂，他常想：「反正很快就會有機器人來幫我打掃。」

他現在走到舞台上了，他說：「大家好！」然後就坐下來。

從另一邊的門走出來的是賀爾嘉⁴。她除了胖了一點之外，基本上沒多大改變，還是一樣光彩耀人。

賀爾嘉是教養的活守則，她陪伴我們走過青澀年少的學生時期。她是個讓人可以完全吐露秘密的熱情守密者。賀爾嘉是個女性主義者、生態主義者、人道主義者，不過這都只是最遠距離的觀察而已。人們跟她幾乎可以無所不談，除了「未來」這個主題以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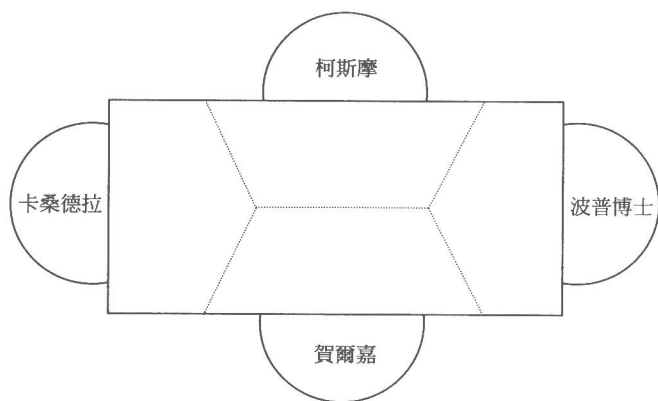
賀爾嘉常傲慢地說：「沒有東西會改變，從石器時代到登陸月球，所有都是廢話！」

令人驚訝的是，賀爾嘉曾在高中畢業前一年，跟柯斯摩共度狂野的半年。這對極端的情侶，超乎人們的想像。兩個人總是不斷爭吵，似乎他們兩個人就足以改變世界歷史。

賀爾嘉是個「現實完美者」。她的打扮講究且藝術感十足。雖然柯斯摩是個無可救藥的浪漫主義者，對賀爾嘉崇拜得五體投地，也經常因此失去頭緒，但喜愛秩序的賀爾嘉最後卻揮袖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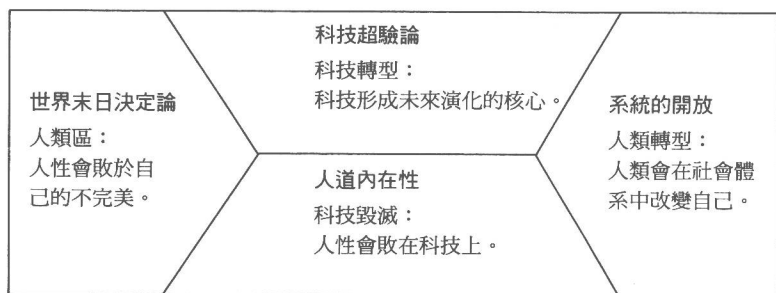
柯斯摩和賀爾嘉分別面對面坐在長桌較長的兩端，下圖就是我們「魔法桌」的座位安排，在這張桌上，我們將協議出未來的發展。

⁴ 譯註：Helga，德國的女性主義者、生態主義者，只談現實，不談未來。



圖一 歷史魔法桌

在這張桌上所呈現的構想世界，其組成如下：科技超驗論、世界末日決定論、系統的開放、人道內在性。如果我們把桌子以這四種劇情來分割，結果如下：



圖二 歷史魔法桌的劇情四角

我要邀請讀者，想像自己跟我們坐在桌子四周。你可以坐在任何一個角落，任何一邊，也可以隱身於幕後。

在我們從這張桌子開始邁向廿一世紀之前，我們必須讓讀者瞭解這趟時間之旅的幾個先決條件。

第一：科技並非全部

一個藉著「宇宙學的偶然」，從二十世紀初被拋到一百年之後——我們這個二十一世紀——的時空旅客，最驚訝的事情會是什麼？保證是：以前以為科技奇蹟是很難實現的，眼前卻親眼得見。一架超音速噴射機在黃昏的天空中優雅地起飛；在 BMW 裡體現精緻的駕駛經驗；快速結合圖片、文字與網路的電腦；這些科技奇蹟絕對會讓這位時空旅客的脈搏加速。

不過，這位時空旅客應該對這些科技的藍圖或雛型不太陌生。飛機、手機、電梯、電視或許都已經在那個電話不普及的時代，曾經出現在「電子科技奇蹟」之類的展覽中。

想像一下，假如這位時空旅客在一個豔陽天降落在柏林市中心。街頭藝術家正在選帝侯大道⁵完成了彩繪車，男同性戀者在街頭成群結隊地晃來晃去，抽著香菸，穿著屁股開著大洞的皮褲。快樂的女同性戀者穿著乳環，大方地在街頭相擁，日本觀光客則忙著拍照。現代的「風俗習慣」讓這位時空旅客覺得自己完全落伍了。這些「違背善良風俗」的女性在公開場合的穿著與行為（竟然還抽煙！）；路邊大型海報看板上，是穿著內衣的性感女性；孩子們用沒大沒小的口氣與流行的語彙跟父母說話，不管是外表或圖像的解構，都讓這位可憐的時空旅客受到極大的心靈壓力。

上個世紀的未來學專家主要都把科技元素視為重點。嚴格地

⁵ 譯註：Kurfürstendamm，柏林最著名的購物商街。

說，除了電腦、手機和超音速噴射機之外，這個觀點並不太站得住腳。著名女作家班傑明在她的書 *Rocket Dreams* ⁶ 中輕侮地寫道：

「我們的太空站、我們神聖的下水道，這些讓我們啜飲著冰涼的馬丁尼，度過烏托邦式的餘生的東西到哪裡去了？……那些對抗癌症的神奇藥物、太空探險和飛行的汽車都到哪裡去了？」

本書是一本關於未來文化的書，探討未來「摸起來」是什麼樣子，探討日常生活、生命與死亡。我們將進一步挖掘人類體系的複雜性是怎麼產生的，又會失敗在何處。這不代表，科技完全不重要，應該說，科技在本書中並非載波，而被視為人類的產物之一，它只是社會人的需求、屈辱和幻想力的表現。

科技是回答一些有時候我們已經忘記的問題，科技發展也絕不是線性朝向一個必定高科技的未來，而是一種活生生的演化過程，經歷中斷、矛盾與繞徑。科技也會鬧「思鄉病」甚至走回頭路。例如，我們孩提時代驕傲的白色超音速「協和客機」，現在卻是驕傲地停在博物館裡。

第二：考慮一下「後退」趨勢！

德國哲學家馬奎德說：「當新的東西越快變舊時，舊的東西就越快變新。每個人都知道，這些新東西只能活得稍久一點而已。」⁷ 每個社會文化趨勢背後都存在著反對的運動。二十世紀後半期的物質富裕勝利，興起了一股嘗試有別於奢華的另類生活方式的風潮，使得年輕人與教育程度較高的族群崇尚鄉間或部落生

⁶ 參見：Marina Benjamin, *Rocket Dreams. How the Space Age shaped our Vision of a World beyond...*, London 2003。

⁷ 參見：Odo Marquard, *Zukunft braucht Herkunft. Philosophische Essays*, Stuttgart, 2003, S. 229。

活。九〇年代初，生活移動性的大幅提昇，也激發了完全相反的「作繭休閒風」⁸，如果所有的一切都能變成「風潮」，而且我們越來越多生活領域常和太極或瑜珈等流行扯上關係時，或許反而會激發出一種「低品味」的反應，產生一些無聊的廢物。

「後退」代表許多東西不是新的，而只是一種老舊品的變異。這將導致一種未來的憂鬱症，侵害到未來的進步。文化雜誌 *Wallpaper* 創辦人布魯勒說：

「我們最欠缺的就是幽默、人性與無法獲得之物，例如時間、空間、好的水壓，以及三個真誠的朋友。」⁹

在歷史上，很少有東西會完全被另一樣東西取代。汽車沒有讓腳踏車消失，甚至馬匹都沒有在交通工具上銷聲匿跡（還有當成其他用途）。家庭結構的改變也不表示不再有大家庭存在。所以，有些描述，例如「到了二〇五〇年我們將……」都是搞亂或錯誤。「以及」原則才是符合事實：全球化與地區化；加速與放慢；個人化與普遍化。所有東西都會重新組合。

社會學家修爾茲在他的書 *Die Beste aller Welten*¹⁰ 寫道：「線性預測和進展的邏輯有關，辯證則和另類選擇的邏輯有關。」早晚我們都得面臨「複雜定律」的基本法則。動態的弔詭會將矛盾的總結彙整起來，並持續產生新的變異循環。但是，當這些軟性的法則崩解時，還是會帶來陣痛。緊接著就會出現陰森晦暗的時代，那麼，就有利於卡桑德拉的回答。

⁸ 譯註：Cocooning，人們亟思在自家四壁內建立一個安樂窩，興起 DIY 築家風潮。

⁹ 布魯勒（Tyler Brülé）創辦的風格雜誌影響了 90 年代後期的設計與風格歷史，這段話是從 *Anleitung zum Glücklichein* 一文中節錄的，發表於：*Stadt Ansichten Luxus. Das Magazin der Autostadt*, Wolfsburg, 2003。

¹⁰ 參見：Gerhard Schulze, *Die beste aller Welten. Wohin bewegt sich die Gesellschaft im 21. Jahrhundert*, München, 2003, S. 193。

第三：問題比答案更重要

華茲·韋克在《乖離與怪利》一書中寫道：「在一個持續變動的世界中，好問題真的是很稀有的。」¹¹在我多次的演講旅途中，我常醒悟到，針對未來研究所提出的大部分問題，很少是完全真空的，例如「人類到底是善還是惡？」「我們的社會將越來越不團結、和諧嗎？」「我們會不會退化到原始人類的社會？」其實，這些問題的答案早已包含在題目中了。（提問者的意識型態與世界觀不容許任何與自己長久以來的信念相違背的答案）這些問題在公眾的討論中，最後都會收斂成一種「思考模式」。

爛問題會造成大錯誤，把活生生的生命過程變成「黑白二分」的現象，凸顯一些陳腔濫調，矮化了世界的複雜性。相反地，好問題卻可以開放許多事物。它會在思考中刺激腎上腺素的分泌，提高大腦的功能。它可以留下未來的聲音，與我們自己的責任與創造能力相連結。

未來是怎麼產生的？第一，它是透過偶然，我們很難改變這個部分。第二，它是從生命體系的法則成長出來的，這是可以學習和瞭解的，同時也是本書的貢獻。未來最主要還是從人類的行動中產生的，透過人們的協定，這些行為可能是盲目或昏暗的，可能也會導致卡桑德拉所指出的錯誤方向，但也可能引發新的可能性，給予人類演化一個新的方向。朝向未來！

未來是協商的結果，我們應該參與其中，發出我們的聲音。請大家都在歷史之桌旁找個位置坐好，我們開始吧！

¹¹ 參見：Watts Wacker, Ryan Mathews, *The Deviant's Advantage. How to use Fringe Ideas to create Mass Markets*, New York 2002, S. 12。

人類大未來／馬蒂亞斯·霍克斯(Matthias Horx)著：

吳信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臺灣商務，
2007[民 96] 面；公分. -- (OPEN；1:52)

譯自：Wie wir leben werden：unsere

Zukunft beginnt jetzt

ISBN 978-957-05-2184-9(平裝)

1. 未來社會 - 通俗作品 2. 預言

541.49

96007953